程志

程志卷之七

元承編第十一

元承劉氏名安節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来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統事言曰若是

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向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如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帷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

當以敬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何如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邑無寃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也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

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又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是致知與力行兼否曰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禮為

樂不循禮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強也

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佗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或曰人問其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何求其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

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禮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

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心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觧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

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

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緫說著靜字便是妄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人只是一个習令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

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是生来便如此只是習也其舊嘗進説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体劳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淂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却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曽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佗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佗不淂盖有一絲之氣在則志循

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問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

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終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它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俠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

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可以潄譏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

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溥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回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晉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

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
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
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
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
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閑觀物察己還曰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

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爲人處世間游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畏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令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只此是譬喻却

无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作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麽彼方外者茍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問横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

迫切氣象無寛舒之氣孟子却寛舒只是中間有

些英氣終有英氣便有主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

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

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氷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

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

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

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

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寳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如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有盛者有衰而不復及者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躰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一百年雖赤子才生

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躰日自長而數日漸減不相害也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躰只是个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躰然既謂之中也須有个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到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静字曰謂之静則可然静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

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礼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襍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之形躰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量之形有限之氣茍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
學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費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
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
時人聖人所荅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
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

物如顔子言如有所立卓尒孟子言躍如也卓如
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
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内苟不
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
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
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
之德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説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曰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順理令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几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顔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从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呂沮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含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只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
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
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三凶舜何與焉
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
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
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
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
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
物小人役於物今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

分陪奉它些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做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祁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祁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學者須是務寔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令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只是會道

音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厭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向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死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閒風雷之類于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

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曰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搭向下纔晴便植立

問劉牧巳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它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

渇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其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行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渇混而為一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来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皆

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体認人從從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甞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别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

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觧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戾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

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有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尒只是許多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灋後世既難得人而争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灋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

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倫

問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遯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邪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以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曰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躡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它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曰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它那箇輕那箇重然後

論它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伍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令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性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令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来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

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秦以焚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厚崇經術之事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襃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

之士有視死如歸者皆節氣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虛浮而亡禮灋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簒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

盡举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

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修六禮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濂礼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古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它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

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常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凡配止於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廟必異位廟必有主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

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
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唯人
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禽獸無異矣
凡祭必致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
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齋齋
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此非聖人之語齋者湛然
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
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
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

祖欲下沛昔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榦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

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柰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

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吕至經悠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家上也又曰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絶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

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
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
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
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交令其可交乃此
意否曰是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令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
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
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
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
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

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雖以妻道屬其夫與古者所以無服相義理不行也推令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慦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舂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况至親乎

凡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程志卷之七

迪録第十二　　迪楊氏字遵道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問胡先生觧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爻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

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鄭鄭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
自見得張澤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
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
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
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
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
為見他著書便須更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曰問如
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
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

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其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頤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实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曰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嘗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嘗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

未敢信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唯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

延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粮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日月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

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偹辦曰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昔起自艸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穎昌西湖須史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

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理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

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唯吾所欲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荅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邢七亦有書到某云累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語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

想都無知識後來極很𢾾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牟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

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沒物也世人只

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裹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曰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曰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總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

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曰說古人飲食无
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无思始圃者先王無德
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无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
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无思所以報民
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
門䝉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
之范堯夫曰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孚先錄第十三　　孚先周氏字伯忱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聱隅問子如何看春秋答之曰有兩向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

師說第十四　　張繹字思叔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吕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為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

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同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闕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

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

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常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

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饜饗而須之酒食如何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非須則不思其所以而知事師之義乃曰事而教之公曰右从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

舍羿不恤也其才非羿也然闇羿之道矣慮其害

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不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謝惰見程子子留語曰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邪也曰涪固無疑矣在巳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尾書㬅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

女子亦将戰死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
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耻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稍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

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當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

兖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謙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謙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其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

不應尽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盖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悅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為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為者公字鈌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

以予不為通予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怨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

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数程子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数謂易起於数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

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
又曰理無形也故曰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
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
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
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
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
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
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

失此意也

繹曰卻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

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嘆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嘆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

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戕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青鎖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以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

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程志卷之八

程志卷之九

餘言第十五

康懋字彥思　鮑希雨字商霖
鄭柄字惠久　暢大隱字潛道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息皆是意常欲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

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悻悻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闕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欲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若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

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証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甚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

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
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
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
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
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或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
之氣未與物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
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
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之柔弱所謂強者
是義理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之強悍所謂強者是

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義理勝之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
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
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
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
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
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者生爲惡人
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徃徃脩之雖至愚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徃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

非皆先是而後非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尓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伯温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禀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

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宜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

策凡四〻有徵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已上唐録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彞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

私欲必不能勝也

已上鮑錄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治安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

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亦為曹氏之有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生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亦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

養心性

孔明廢我禮樂

韓文不可漫觀　晩年所見尤高

以上鄒録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

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例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以上愓録

程志卷之九

程志卷之十

德行第十六

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

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居者發地中藏錢兄

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决之先

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

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即遣

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

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

其人遂服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襍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再期以避親嫌再調上元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苦滑一時史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

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其事既而皆服
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溏堤大決計者夫不可
一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請役非月
餘不能與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
救民饑罷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
營每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
飢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既府司文具則困於
餓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全者太半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不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則服止二日爾尹恐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亾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蝪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

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邨遠近為保

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所失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嘗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賈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
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亾倦
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召
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
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
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
戒之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
不敢

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
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
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必論列數月之間
章疏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
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
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
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荊公雖异
先生不同道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

平氣味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亦欲力攻取勝由
是與言者為敵
嘗被旨赴中書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
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愿公平氣以聽荆
公為之愧屈善談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
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命執政除先生
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
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
混矣累請得罪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
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
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
與之辯遂亾不从者
河清卒於法不它役時內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
陵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
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
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卒潰歸
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
歸弗内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

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事上聞得
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
揚言於衆曰潰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
上同列以告先生咲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
敢言

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公百里州帥劉渙
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
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夫爲出請
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
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付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

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去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吕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大橫流入口吾事濟矣已而木果橫入

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

言其本敘季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
知扶溝縣事數月右府同薦判除武學新進者論其
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
先生為政尚寛厚以教化為先其臨民刑未嘗不用
亦威亦嚴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先生於座右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常有愧
於此
先生為政嘗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
且枯先生命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
畝闔境賴之

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頓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令何面目見之遂自經

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呂自明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頗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令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

先生已特旨罷去求近鄉監局以便親養得監汝州酒稅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已開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

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先生為政治務以寬處繁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居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以為甚難而先生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咊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先生既爲閒官居洛家貧䟽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中外幼孤窮亾託者皆收養之撫育教道期於成人嫁女娶婦必先孤遺而後及已子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

哲宗嗣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年五十四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礼樂辨異端似是之非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意誠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

而趍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亡得也

劉立之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邢恕曰堯舜三代帝王之治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不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

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范祖禹曰先生於經不務觧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

游酢曰神宗一日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　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謠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　先生與人交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

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亾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盖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興沓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虚為盜者不可勝数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亾譁者　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恬力文身

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詰先生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
自盜官錢新主簿將詰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
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
肯為盜藏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
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譱去
謝良佐曰先生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
自家體貼出来　明道先生終日坐如泥塑人然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　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先生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如云道之云遠曷云能来思之切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學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舉進士嘉祐三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
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
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
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
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
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奏論
經筵三事其一曰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
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

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業且以適英迫隘暑熱恐於上体非宜而講日宰相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相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佗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耳辭不受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極備茍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極四海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

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旹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馬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
為詆謗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
朝而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
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相以先生言奏請問疾
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
生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歴造臺諫騰口間亂
以償恩讐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累乞致
仕不報

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
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
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
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
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三年十一月送涪
州編管
徽宗即位赦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
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

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
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
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
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
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
利乎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
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
則反是已而果然　司馬公旣相薦伊川伊川曰

使軾嘗當國時吾猶可以行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紛紛不能定

邵堯夫先生精於易數先生同里巷三十年未嘗一言及之